

**CHINESE
ADVANCED COURSE**

**Contemporary PRC Readings
Red Radio Waves**

April 1978

**DEFENSE LANGUAGE INSTITUTE
FOREIGN LANGUAGE CENTER**

PREFACE

Red Radio Waves is one of a series of books used in the Chinese-Mandarin Advanced Course. Each volume in the series is intended to increase the student's reading comprehension by presenting a variety of writing styles ranging from casual/conversational to formal/documentary.



红电波

谢学潮

内 容 说 明

这部儿童中篇小说，是写解放战争时期一支坚持在敌后的游击队配合主力部队英勇歼敌的斗争故事。

书中以阶级斗争为纲，歌颂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的英明领导，塑造了电台报务员李小梅、教导员程远、游击队员双根叔等的英雄形象，文字活泼生动，适合广大青少年阅读。

封面、插图：

杨慧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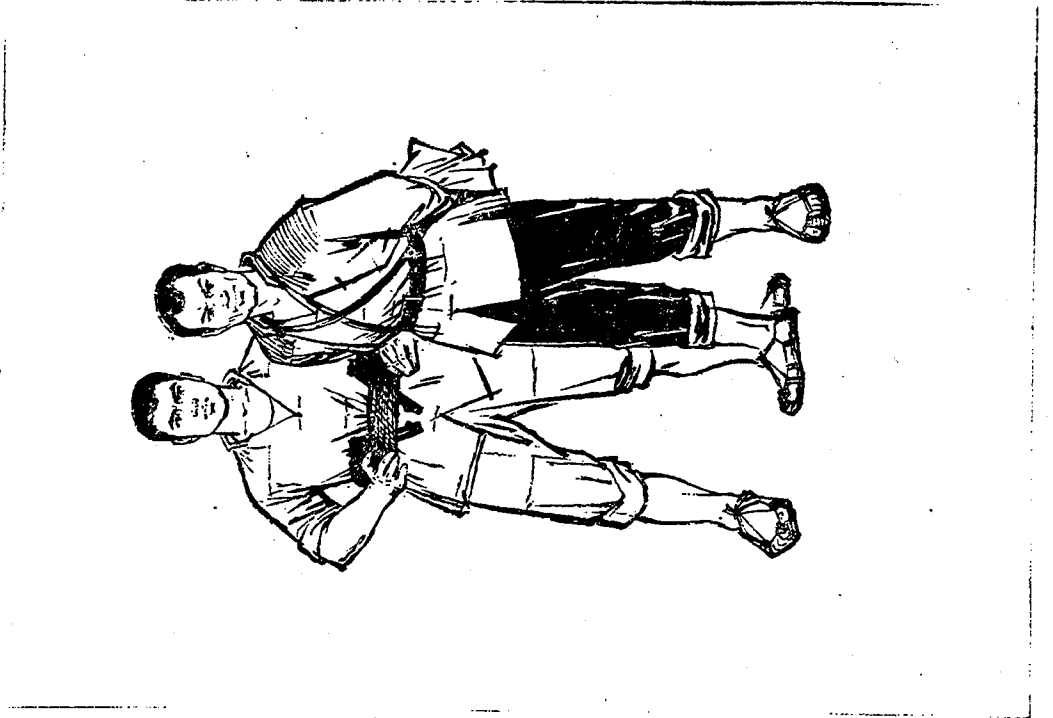
人民文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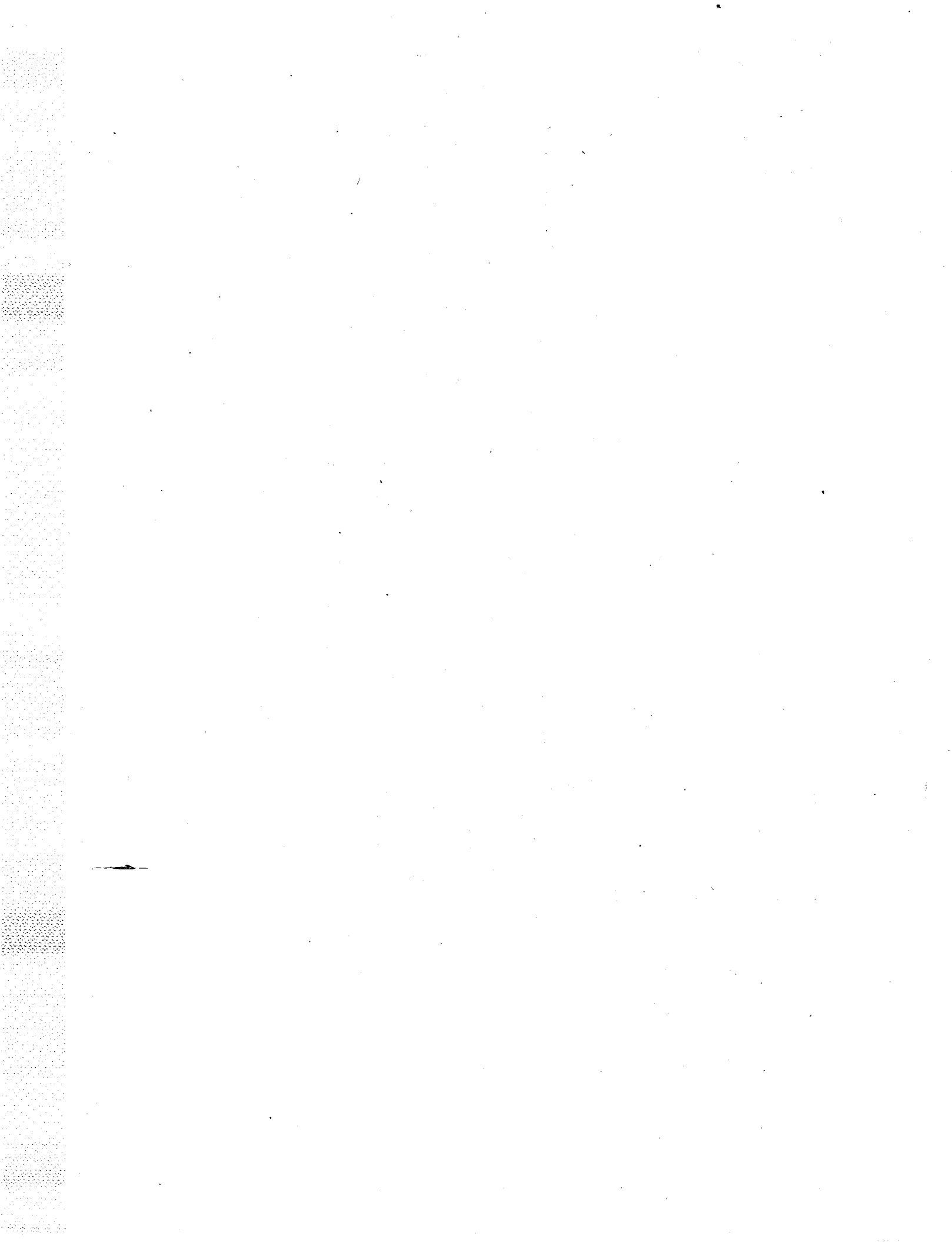
一九七六年·北京

目次

一	找哥哥	01
二	冲出去	07
三	小女兵	15
四	奇妙的音响	21
五	天天向上	27
六	插进敌心脏	32
七	在鲁南战场	37
八	我上	40
九	新手	47
十	AAAA	50
十一	地下庄	59
十二	山中大捷	66
十三	杀回敌巢穴	70
十四	戳瞎敌“眼睛”	79
十五	哪里跑	84
十六	挺进大别山	93
十七	追歼	100
十八	乘胜前进	106







一 找哥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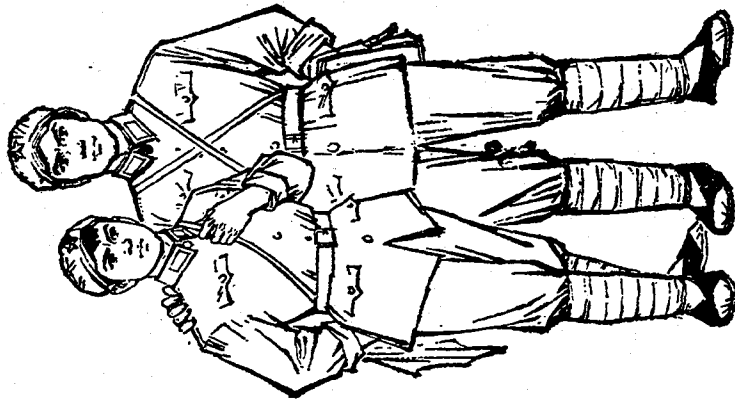
一九四六年秋。

大别山区的夜晚，变化异常；本来是稻谷飘香、山林宁静、虫儿叫、沙鸡儿鸣，令人神往；谁知道，一阵暴风袭来，跟着是山呼海啸、天昏地暗。狂风，一会儿把翻滚的乌云重重地压上山头，一会儿好象把漆黑的夜空撕裂开来，那星星儿刚一露脸又不见了。风，又在山冲里打着旋儿，折断了树枝，卷动着砂石，将断枝、竹叶儿扬到半空，弄得冲里一阵噼噼啪啪响。

正当狂风大作时，突然火光冲天，枪声、喊叫声在山谷中回响。敌人又在行凶作恶了！

这时，一个小姑娘在深山密林中奔跑。她边跑边回顾着自己的村庄，那儿的夜空，一片暗红。她咬咬牙，猛力朝岭下河边跑去。喘，又干又苦，喉咙，渴得简直象要冒烟火，她拨开水草，双手捧着河水大口喝起来。

喝饱了水，定了定神，望望夜空，从云隙中搜索着，她希望能看到北斗星。听哥哥说，夜里走路，望着北斗就不会迷向。但乌云片片，星儿稀疏，找不到北斗星！不要紧，反正



从背后冲天的火光就可断定：越走，离杀人凶手们越远。

下半夜天气转凉，风，推动林涛，发出惊人的呼啸声。伴着这林涛的呼啸，传来了狼嚎。小姑娘经常听到这阴森森的狼叫声，所以她毫不在乎，连头都不转，直朝着前面的山岭奔去。

她一会儿在林中穿行，一会儿从柞树丛、杂树棵子里走过去，一不小心，跳滚了山坡上的石头，惊起了树上的小山雀儿，扑楞着翅膀，唧唧啾啾地叫着，飞走了。

回头一望，家乡那儿敌人放火烧房的火光已看不见了。经过长时间的奔跑，小姑娘的腿越来越沉重。忽然，一只脚绊上了爬满坡的葛藤蔓儿，摔了一交，她连忙爬起来，又一个劲儿朝前奔去。

黎明前的天空，异常昏暗，简直象一口大黑锅把山区给扣住了。天空无星星，四周无灯光，究竟来到哪儿了？小姑娘听到半坡上淙淙流水声，心想，大概来到梯田边了吧？未等看清，一脚插进烂稀泥里。她用力拔出脚来，伸手摸鞋子，怎么也摸不到，只好光着一只脚赶路。

下到沟底，小路两旁挺深的杂草叶上，缀满沁凉的露水珠儿，把小姑娘撕得一缕缕的裤腿儿打得精湿，象从水里刚捞出来的一样。小路坑坑洼洼，她高一脚低一脚向前急走，走完了沟底，又上了一会儿坡，来到大柏树林里。密林象漆黑的帷幕，把视线遮的严严实实。她只好放慢脚步，一步步往前挪动，还免不了会儿碰到挺粗的树干上，一会儿又碰

到树的枝杈上。特别讨厌的是这儿那儿布满了蜘蛛网，弄得她满头满脸粘乎乎的，用力拔拉也没用。小姑娘抬头望望天空，左右环顾，周围一片黑糊糊。她急了，伸手摸、抓，想拨拉开黑幕看看清楚，但小手触到的都是粗硬、干裂的树皮。她这样摸索了一阵子，树木渐渐稀疏了些。忽然，前面有亮光，仔细一看，原来一股碧清的泉水，缓缓地从一个高大裸露的山石上流下，使那个高大的山石象披着水帘的巨人，亮闪闪地站着。

小姑娘沿着那个高大的山石边上向前走，一只脚突然踩空了，她机敏地立刻缩回脚来，低头一看，下面是黑乎乎的深涧。她绕着深涧走了一阵，东方的天空渐渐由青蓝变成乳白色，哈哈，天就要亮啦！前面传来呼呼响声，她急步朝着响声走去，近了，呼呼声变成哗哗巨响。抬头一看，只见一道宽宽的瀑布，从四、五丈高的崖头上跌落到二层崖上，翻滚着，又跌到三、四丈深的崖下，崖下的光石板又将这轰响的瀑布“弹”起来，溅到对面半空里去。这急流受到两次跌撞，象恼怒的雄狮，咆哮着，向着对面丈多高的山崖扑去。乖乖，这激流的力气有多大哟！

她继续前进，上了坡。前面是一棵棵合抱粗的白果树，其中一棵三个大人都合抱不过来，可大呐，简直象擎天柱！经过整夜的奔跑，小姑娘累极了，也挺饿了，浑身的力气象都用完了，便靠着“擎天柱”坐下来，想歇一歇再走。但她太困啦，刚一坐下，就睡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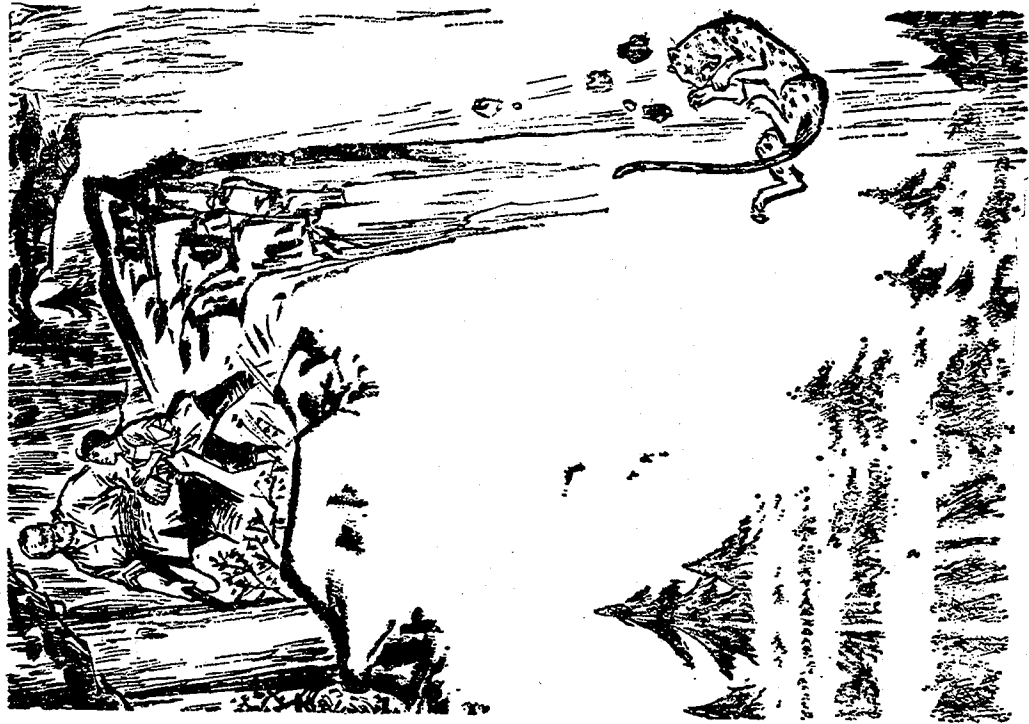
忽然一阵簌簌响，小姑娘睁开大眼一看，糟！一头蓝斑点的大豹子出现在眼前，离自己丈把远；她一个翻身跳到大树后，不眨眼地瞅着。只见这豹子一忽儿向左，一忽儿向右，那凶脸上的光秃秃的鼻子抽动着，两撮粗硬的白胡须扎撒着，两只眼的上方长着象胡须一样的白毛，一只眼微闭着，打量着这即将到口的美味。为了显示一下吃人前的淫威，把长尾巴上的粗毛倒竖起来，四只腿贴地，利爪伸长，只要一声吼叫，就会腾空扑来。

沉默，短暂的沉默。终于豹子按捺不住心急，大吼一声扑将过来。小姑娘机灵地一闪，蓝花豹的利爪抓掉了一大块树皮，扑了个空。

蓝花豹大概没想到大粗树会成了它的障碍，恼怒已极，便咻着利牙，伏在地上，左瞅右看，一心想将树后面的小姑娘扑住。可是，那小姑娘顺着大树转，要想扑到她也并不容易，它只好张大口吼起来。

吼声刚停，长尾巴一甩，又是一个腾空跳跃向小姑娘扑去。正在这危险时刻，随着“轰”一声巨响，这畜生双爪并举，一个扭转身，突然跌下深山沟里去。

“跟我来！快！”象从天上掉下来一位老爷爷，一手握火枪，一手拉着小姑娘就跑，边跑边说：“别看那畜生倒下沟去，要是没打在致命的地方，弄不好会高蹶上来，那可要坏事。”小姑娘的睡意全没了，随老爷爷急跑。他们穿林越岭，一口气儿奔了五、六里路，来到一片稻田旁，老爷爷说：“豹子



没影儿了，不会再来了。咱们在这里歇会儿吧。”便一起和田埂上坐下来。老爷爷这才端详着小姑娘，只见她穿一身破旧衣服，小辫儿散了，椭圆的小脸有些干黄，怪俊的两眼机灵地转动着，因为刚才跑的太快，这会还在急促地喘着气儿。老爷爷亲切地问：

“丫儿，你从哪儿来呀？”

“从白马冲。”小姑娘说，一面感激地望着这位慈祥的老人，只见他额上，一道道深深的皱纹，眉毛又粗又长，两只老眼发亮。看样子六、七十岁了，真是那个老爷爷的样子！可身子骨硬朗朗的，腰间扎着根布带，挂着装火药的葫芦，脚蹬草鞋。

“到哪儿去？”老爷爷又问。

“找哥哥。”

“爹妈呢？”

小姑娘一听，眼泪涌下来，牙，咬得啾啾响。……

原来是这样：昨天，区政府根据敌情，布置烈军属全部转移到山林里去。

不料天刚黑，转移工作正进行着，突然枪响，敌人杀来了。

进山来杀人的是国民党反动派正规军猪头师长带的队伍。不久前，他在武昌奉命率领全师北上，去进攻解放区，临走时他特地去汉口向他的父亲老猪头告别，老猪头掂着两撇胡子咬牙切齿地说：“家乡山里那些穷鬼，仗着新四军的

势力，斗争我，不是我逃了，就会把我杀了！你这次北去，要带人进山去，把那些穷鬼给我收拾收拾，该杀的杀，该砍的砍，特别是领头斗我的那几个！镇不住那些穷鬼，山区的天下就不会是我安家的了，你知道不知道！”

小猪头满口答应了，当天便率队向北开拔。一路上他在盘算：共军大部队已经北上，山里山外到处留下些游击队。这次进山，除了收拾那些穷小子，也要把山区包围起来，清剿一番，也好给老爷子操办的小保队打打气，稳定住局面。于是，猪头师长先派出若干小腿部队，轻装前进，对山区来了个长途奔袭。他想：我要你共军游击队和穷小子们防不胜防，打你们个措手不及。

小姑娘一家人正是猪头师长的对象，因为小姑娘的哥哥参加了新四军，爹爹是农会委员，妈妈是妇女会主任，一家人都是减租减息和斗老猪头的骨干分子。

当猪头师长将山区大小路封锁起来后，昨天傍晚便带着他的卫队，由小保队带路，直扑白马冲。枪响后，猪头师长骑在马上，指挥着卫士们和小保队又放火又杀人。

听到枪响，小姑娘跟着爹妈忙掩护乡亲往外撤。正跑着，两个小保队追上来，爹回身一棒，打倒一个；另一个刚一举枪，被妈妈狠狠一石头，正砸在脑壳上。猪头师长立在马上暴跳着，大声命令卫士：“手提机枪，开火！”

子弹成排地射来，小姑娘的爹妈都英勇地牺牲了。小姑娘猛地转身往身旁的大石头后面躲。这时，猪头师长抽

出左轮手枪，当当开了两枪，只见那个小姑娘一头倒到大石头后面去，他以为打着了，嘿嘿一笑，很是得意地将左轮手枪插进皮套里去。小姑娘借匪徒们烧房的火光看清了，杀害自己亲人的这个刮民党官儿，是个圆圆脑壳、厚嘴唇的胖家伙。她把仇恨的烈火吞进肚里，忙钻进竹林，又闪进了松树林。

小姑娘回头望望，庄里火光冲天，枪声不断。怎么办？向哪儿去？她马上就想到了哥哥。对，找哥哥！和哥哥一起，扛枪打仗，为爹妈报仇！主意既定，忙放开大步朝北跑去。……

现在，当老爷爷问到她的爹妈时，她再也忍不住了，扑到老爷爷怀里痛哭起来，说：

“爹和妈，昨天晚上，被敌人杀害啦！”

老爷爷悲愤地凝望着白马冲方向，沉默了一阵，狠狠地说：“杀人的畜生！欠下山区人民多少血债，总有一天，血债要用血来还！”

小姑娘一听，打心里对老爷爷更亲近了，她想：多么好的老爷爷呀！刚才射翻恶豹救了我，现在又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报仇！

老爷爷又说：“孩子，不要难过，要坚强！这吃人的恶世道，不会太长了！——你哥哥在哪儿？”

“新四军。”

老爷爷脸上的皱纹立刻舒展开来，说：“在新四军，好！

不过，打鬼子时叫新四军，如今按毛主席的命令，都叫解放军啦。”

“噢，解放军。爷爷，解放军开到哪儿去了？我要报仇！我要去找哥哥，当解放军！”

“你今年多大了？”

“十五岁。”

老爷爷本想说十五岁当兵还小了点，但又仔细对她端详了一番。从小姑娘倔强的眼神，看出她勇敢机灵的性格。就凭她眼前的遭遇，亲人被杀害，一个人在深山密林里奔跑了一夜，刚才又和豹子斗，断定她是个能干的小丫儿。嗯，当小兵，行！

“孩子，要找解放军，就要出山去。眼下，冲里冲外到处是敌人，大道小路把的严严的，出山，很难！”

小姑娘急了，拉着老爷爷的手：“好爷爷，送我出山吧。”

老爷爷想了想，立起身来说：“走，先到屋里去吃饱肚子再想办法。”

这老爷爷姓贺，人称贺老爹，也是那个比黄世仁还坏的老猪头的佃户，家里只他一人，就住在附近，主要靠打猎过活。当年红军在这一带闹过革命，很快北上抗日去了。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反动派跑进山来，不打鬼子，和老猪头勾结一起专门欺侮穷苦人。自从新四军进了山，开辟了抗日根据地，领导着穷人开展减租减息运动，老猪头跑到武汉去了，贺老爹才过了几年舒坦日子。可是日寇一投降，躲

在峨嵋山上的蒋介石，下山抢胜利果实来了，指使他的几百万反动军队发动内战，全面进攻解放区。为了打败蒋介石，这一带新四军主力部队奉命北上，只留下一支小部队，配合地方上各游击队坚持斗争。贺老爹本人，原是新四军的老交通，他有个远房侄儿，叫贺双根，就在留下任游击队的那个连里当侦察员。小姑娘正遇上这样一位老爷爷，真是巧极啦。

小姑娘随老爷爷过了几条田埂，上了一个阳坡，树丛里有两间茅屋，这就是老爷爷的家。

进了屋，小姑娘一看，见墙上挂了两张狼皮，还有成束的野鸡翎。老爷爷忙从矮灶的小锅里，舀了一碗野鸡肉嫩南瓜粥，说：“跑了一夜，一定饿坏了，快吃吧。”

小姑娘双手接过，呼呼啦啦吃得香甜。老爷爷看她吃完了，又给她盛了一大碗，一边看她吃一边吸着烟想心事。等小姑娘吃饱了，才说：“孩子，你在屋里歇着，我去找人打听打听。”

老爷爷要去找双根，想同侄儿商量一下，把小姑娘带出山去。

小姑娘吃完了饭，忙去缸里舀了水，将碗筷洗干净。她见老爷爷要出门，心里焦急地盼着：老爷爷，你一定带回好信儿来，让我能早些儿出山，让我象哥哥那样也当一名解放军！

老爷爷刚要走，才想起还不知小姑娘的姓名，便问：“叫

什么名字？”

“爷爷，我叫李小梅。”

老爷爷点点头说：“噢，小梅。你快睡一觉，把门关好，别叫野物撞进来伤着你。”

“我不怕野物，爷爷。”

二 冲出去

太阳偏西了，老爷爷还未回来。小梅一觉醒来，急忙跳下床，刚想出去看看，只听一阵轻轻的响声。她顺着响声一看，原来是老爷爷养的一只八哥鸟儿，正扎撒着翅膀，从椅子上跳到桌上，然后歪着脑袋瞪着圆圆的小眼睛瞅着她，好象是说：小姑娘呀，从哪儿来？你怎么一觉就睡了一天！

小梅怔怔地看着这只鸟儿，全身的羽毛象黑漆一样，淡黄嘴儿，深黄腿儿，很有点儿象自己家里那只小黑鸡哩。想到小黑鸡，立刻想到了可爱的家乡，想到了自己的亲人……不由得鼻子一酸，眼里涌出了泪水。

小八哥鸟儿象明白了小梅的遭遇和心情，把头一伸，黄腿儿一蹬，一扑扇乌黑的翅膀，飞到小梅肩膀上。它用嘴儿亲昵地叼着小梅的脸蛋儿，象是在安慰说：别难过，老爷爷一定会帮你找到哥哥的。

屋外脚步响，大概老爷爷回来了。小八哥啾一声从窗根里飞出去，停在老松树枝头上，歪头侧脑地跳跃着，黄嘴儿欢叫着：“爷爷，爷爷……”突然有个黑影儿一闪，小八哥鸟儿发出一声痛苦的叫唤，被猛地袭来的鸽子叼到半空。小

梅忙捞起竹竿儿追出去打，晚了，那凶恶的鸽子紧紧地把小八哥鸟儿攫在利爪里，早飞远了。

小梅望着飞远的鸽子，愤恨地骂：“恶鸱，真坏！”

老爷爷走近了，拍了拍她的肩，说：“别难过。世界上就是这样，不但鸱鹰是祸害，还有豹子、老虎、恶狼，凭着有股凶劲，叼小孩，咬牲畜，刮民党、地主老财仗着有钱有势，压迫穷人，无恶不作！孩子，这些害人精是一定会消灭的！”

“嗯。”小梅领会地点着头。

“进屋来。”老爷爷拉着小梅的手，在小竹椅上坐下来。这时，小梅才从愤恨鸱鹰的情绪中解脱出来，忙问：“爷爷，我可以出山了吗？”老爷爷点燃一锅烟，吸了一口说：“待会儿天黑了，有个叔叔来带你出山。”“好极了！”小梅有说不出的高兴。只见老爷爷把烟锅在自己的鞋底上搥了搥，又说：“不过这一路上可不平坦，要攀山越岭，有豺狼虎豹，要过敌人几道封锁线，你能行么？”

“爷爷，能行！”

“好！那就快点准备，我给你们做点饭带上。你出去洗脸，回来好好吃饭。”

小梅这才想起从昨儿就没洗脸，也没梳头了，忙跑出屋，来到沟下小河边。小河对岸，是个低矮的小山坡，瞧，多美呀！黄杨树的叶子，象无数透明的蜡片，泛着亮光。象是把朱砂般的颜色涂到枫树上，满树一片红。大理花开得象半空垂挂的一个个大火球。几只小山雀儿，站在山雀儿

的枝头上，正埋头啄食米粒果儿，红色的果汁顺着美丽的羽毛滴着。

远望，绿坡、青石、梯田。那浇田的渠水，从一层层田边上流下来，经太阳一照射，闪闪发光哩。小梅的身边有一棵大柳树，叶儿还挺绿，噢！它那丈多高的杈杈上有颗挺大的嫩蘑菇，若不是急着出山，她会噌噌爬上去采下来，送给老爷爷。

脚下的河水，叮叮咚咚流着，一群小鱼儿自由自在的游着，摇着小尾巴，“队形”不断变换着。小梅三下两下洗完脸，用手指拢拢头发，赶紧往回走。她抬头望望，天空瓦蓝瓦蓝的，那白纱一样的云带，轻轻地飘流在蓝天上。在山顶上有一大朵被夕阳映红的蘑菇云，眨眼间变成个威武的骑士，只见他昂首挺胸，骑着匹细腰长尾巴高头大红马，向蓝天的尽头奔去。小梅联想到参军的哥哥，是不是也象高空的这位骑士一样，骑着大红马在奔跑杀敌……小梅渴望快点找到哥哥，当上解放军小女兵。她心急如焚，蹦跳着回到屋里。老爷爷正在淘米，她忙到屋外抱柴烧火煮饭。老爷爷说：“孩子，你先做饭，我去就来。”

小梅点点头答应着，盼望天快黑下来好跟叔叔出山。她想着这个叔叔是什么样儿？怎么还不来呢？饭熟了，她离开灶，到屋外张望。她走到屋前那棵老松树下，用手抚摸着松树那巨大的身躯，她想，这老松树多么坚强啊，不怕风吹雨打，迎着冰雪严霜，长得这样高大。想着，她忙进屋拿出老

爷爷削竹子的尖刀，跑到老松树下，刻下扭扭歪歪两行字，

为爹妈报仇！

李小梅

她刚想离开，树枝上一阵簌簌响，原来是一只小松鼠在枝头上的蹦跳。仔细一看，这小松鼠一只腿上还缝着一块小白布，噢，这也是老爷爷养的小松鼠哩。

忽然一阵脚步声，老爷爷领着个叔叔走来了。只见叔叔大约三十岁的年纪，粗眉大眼，身体好壮实，两只胳膊上的肌肉一疙瘩一疙瘩的。他脚上穿着布草鞋，蓝布裤脚，衣袖都高卷着，浑身上下利利索索，腰插双枪，非常威武。小梅暗自高兴：有这叔叔带路，准能冲出山去。

“这是你双根叔。”老爷爷介绍说。

“叔叔！”小梅忙上前一步，抓住这叔叔的手。

双根叔亲切地端详着小梅：行！是个勇敢的小姑娘。三人一齐进屋来。那叔叔在小竹椅上坐下来，问了问小梅的身世、经历、以及敌人杀害乡亲的情况，接着说：“敌猪头师已把山区封锁得严重的，现在出山要先奔麻山口，再过鹭鹭河，然后从孙家老屋前面出山。如果情况有变化，就得翻过插翅崖。”他转过头去，“大爹，给我们根长绳索，要结实一点的。”又问小梅，“你荡过秋千没有？”

“荡过。”小梅说，“我还爬过青龙崖哩。”

“青龙崖？”双根叔来了兴致，问，“干什么去的？”

“到崖石缝里挖龙骨草。拽着葛藤绳，一荡一荡地就挖

到了。”

双根叔满意地点头，又问：“会水么？”

“会，还能扎猛子，和男孩子扎的一样远。”

“好极了！”双根叔说，“有了这两种本事，对我们胜利上山很有用处。”他又交待说，“如果遇到敌人，别慌，注意我的眼色，听指挥。”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硬纸头和一个大信封，“瞧，这是证件，对付地头蛇，是少不了这玩意儿的。”说完，立起身来说，“好，咱们快吃饭，好赶路。”

他们吃完了饭，老爷爷又忙着用荷叶包好饭团，塞到小梅手里：“孩子，这是你们俩路上吃的。见到了同志们，替我向好。”又嘱咐说，“路上，要勇敢，跟紧你双根叔。”

“记住啦，爷爷，再见！”小梅恋恋不舍地告别了老爷爷，随双根叔上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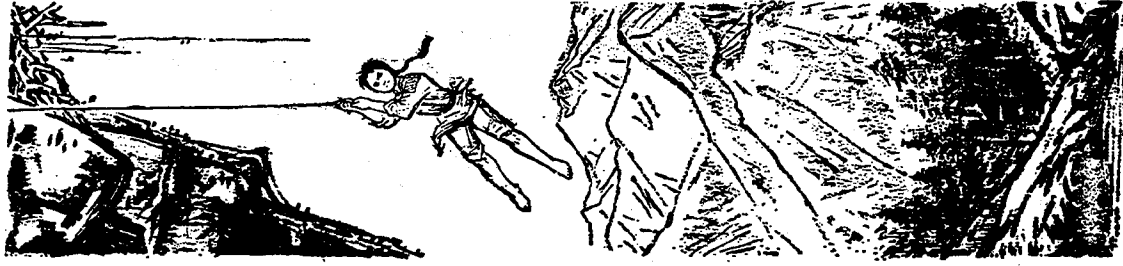
晚风从麻山口方向扑过来，冲里一阵一阵呼呼响。

二人有时在冲里的小路上急走，有时沿着田埂快行，躲在田埂下的青蛙听到响声，吓得噗咚噗咚跳进水田里去。

翻过一个山头，双根叔忽然停住脚步。小梅一看，只见麻山口火光闪亮，影子绰绰有人在来回走动。

双根叔压低声音说：“敌人封锁得很严。我们要尽量避开敌人，从敌人的关卡旁边绕过去，现在，只好翻翻峭崖了。”

爬上峭崖后，双根叔指指崖下，低声说：“崖脚下那一片发亮的地方，是乌龙潭。记住，要抓紧绳索，跳到崖脚时，



一定要站稳脚跟，千万不要掉进乌龙潭里。”

小梅点头应着，心里想象着，一定是荡秋千一样悠悠儿悠儿的吧。她一声不响地双手抓住绳索，将两腿伸进绳扣里，象坐在秋千的横板上，由双根叔在崖上拽着绳索，一点点往下降。开始时很平稳，越往下身子越不由自主地急剧地打着转转，尽管双手抓紧绳索，还老是要向后仰，好象只有将两腿坠上大石头，上身才能平稳似的。这和荡秋千完全是两回事。不过，也幸亏荡过秋千，要不，这一下准被转晕了哩。小梅努力地控制着自己，很快地下降着。忽然，身子朝黑乎乎的山壁撞去，她灵巧地用脚一蹬，唰，躲开了那块突出的大石头。可是，紧接着下方又冒出一丛黑乎乎的大树杈子，想让也让不开，咔嚓一阵响，身子由树枝的缝隙里继续往下落，有的枝条抽着脸，火辣辣的。

马上就要接近地面了。崖上面

的双根叔看不到崖下的情形，又不好喊叫，若是一脚站不牢，绳索再继续往下放，准要一头扎进深潭里。小梅心里正着急，绳索忽然停住了，双根叔真行，他怎么知道已到崖底了呢。小梅两脚急忙搜索着，很快找到了硬棒的地方，刚一落脚，身子猛地往前一冲，用力抓住绳索，才站稳了。她立刻小心翼翼地脱离了绳扣儿，用力拉住绳子摇三摇，这是表示，小梅已安全降落啦！

双根叔把绳索拴在一棵大粗树上，顺着绳索往下滑，很快到了崖底，低声说：“小梅，马上走，天亮前要穿过麻山口外的大路。”

小梅望望天空，哟！东边天空出现一颗又大又亮的星星，那是启明星，天就要亮了。她跟着双根叔又上路了。刚过了一个山坡，双根叔猛一压小梅肩头，悄声命令：“卧倒！”只见前面火把闪亮，很快来近了，原来是一群小保队，不知又要到哪行凶去？只听一个沙哑的声音：“你们都他妈的把眼睛给我瞪到脑壳上，这两天有些共军家属逃出山去。斩草要除根，留着是后患，懂不？”

“是。”匪徒们应和着。

“都他妈的把火把给我丢掉，瞧你们这群熊样子，走路离不开亮儿，废物！”

这群匪徒骂骂咧咧走了。

天完全亮了，匪徒们也去远了，双根叔说：“拉开距离，离我二十步左右，一有情况立即隐蔽。”

小梅点点头。

向前去，顶多半里路就可穿过大路。忽然双根叔作了个手势，小梅马上隐到路沟的杂树棵子里。

一个匪徒一阵风似地过来了，老远就瞅上了双根叔，高丈把远停住脚步，斜睨着，冷冷地问：

“哪来的？”

双根叔轻蔑地打量一下面前的敌人，拍拍胸脯，故意敞开对襟布褂，亮了亮双枪：“师部特务队。”

听说是猪头师特务队的，这个匪徒的脸上掠过一丝笑意说：“对不起，证件！”

双根叔取出硬纸卡片，递过去。

对方仔细的翻来复去地看，见上面盖着方方正正的官方大印，又有长长的戳记，这才好象放了一点心。送回证件，掏出香烟，递给双根叔一支，点燃了，好象拉近乎，实际是继续盘问：“老弟，怎么独来独往？山区里虽说已是你我的天下，可是还有共军在活动，不得不防。”

双根叔笑笑，从口袋里取出一封又长又宽的信来，晃一晃，又把双枪拍拍：“送这封信。这是师座的特别吩咐。”

那匪徒刚伸手要接信，双根叔已装进口袋中。

敌人并没有消除疑问。双根叔想给对方个个下马威，正好一只乌鸦扑扇着双翅在上空飞过，便“当”的一枪，将乌鸦击落。

“好枪法！”那匪徒吃一惊。

“这算什么！”双根叔不屑一顾地抽着烟。不一会儿，一群山雀儿飞过头顶，这些山雀儿飞得又快又不规律，象人们投出的一把小石头，在半空里高高低低地飞着。双根叔“当”两枪，两只小山雀儿落地。一股怒气涌上双根叔的脸，意思是：再纠缠，我就要你这小子把山雀儿生吃下去！土顽里有这种习气；如果两人比枪法，胜利的一方就有权将自己击落的鸟雀令对方生吞。那个匪徒见双根叔的枪法这样精湛，不敢得罪，忙陪着笑脸：“好本领！”说着，还一个劲端量着，心想，共军有不少人也是好枪法，我倒要再看个仔细，不能轻放过去。

双根叔一眼就看出了这家伙的心思，将打鸟的快慢机往腰里一插，接着又抽出一支手枪，晃了晃，说了声：“接住！”丢到半空。敌人双手接枪，一看，啧啧嘴。

“第一次见吧？这是加拿大手枪，口径粗，可以使用美国朋友的汤姆枪子弹。”双根叔傲慢地说。

那匪徒忙送还枪，躬躬腰：“打搅，打搅，有空到兄弟处吃茶。”说着，一溜烟地去了。

这一切，小梅都看得清清楚楚，她非常钦佩双根叔的本领。哥哥参军前常说新四军侦察员的故事，小梅最喜欢听啦，没想到今儿亲眼看到了，多有劲哟。他们又继续前进。小梅跟在双根叔背后飞快地走着，心想，我要学会这种本领有多好！他们翻山越岭穿密林，前面又是一个陡崖。突然听到背后枪响，很快左右方向都在噼噼叭叭。双根叔说：“可

能敌人发现我们留在插翅崖上的绳索，现在正搜索我们不能往前走了。”二人便在高崖下停下来。

小梅一看，这陡崖有几丈高，在崖半腰处冒出些杂树棵子，把崖上崖下给遮得严严实实。

“敌人若是来近了，就到左面宽石缝里去，那儿，我有几次都在里面歇过脚。”双根叔说。

枪声越来越接近。

两人迅速隐蔽起来，只听敌人在咋呼：“出来，出来，看到你们啦！再不出来，开枪啦！”

接着，隆隆一阵响，有点儿象闷雷。

“没事！狗东西们损大石头哩。”双根叔悄声说。

夜里翻插翅崖，小梅浑身冒汗，这时被凉风一吹，老想咳嗽，只好用力捂着嘴，才没闹出声响来。

敌人又是鸣枪，又是咋呼，闹腾了一阵子，走了。

白天，行动不便，小梅和双根叔就卧在宽石缝里。时间这样漫长难熬，过一分钟象过一年。不知过了有多长时间，肚子咕噜噜叫起来，小梅这才想起老爷爷给的饭团，昨夜翻崖时，不知掉到哪儿去了。双根叔说：“肚子提意见，好办，待我去弄些吃的来。”

半个时辰后，双根叔果然弄来了吃的，不过，不是饭团，是又苦又涩的野菜。嚼着野菜，一点点吞下肚去，也算吃了一餐饭。小梅觉得浑身来了力气，她想起刚才路上的情形，便轻声说，

“双根叔，你的枪打得真准！”

双根叔一笑说：“只要勤学苦练，就可以打得很准的。在游击队里当侦察员，这是最起码的条件哩。”

小梅心里一动：当侦察员要有条件，那么我要当解放军的小女兵要什么条件呢？双根叔说打枪准是最起码的条件，还有些什么条件呢？

双根叔卷了支烟，点着，吸了一口，继续小声说：“当侦察员，追击敌人，要象猛虎一样扑上去；关键时刻，要象狮子一样一吼震山间，使敌人丧胆。情况紧急时，要象大象一样沉着老练。枪法好，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一个人单独执行任务，在敌人心脏里活动，战斗，靠什么？靠无产阶级高度觉悟。这个道理，以后，你都会懂的。”

小梅点点头，心想，这无产阶级高度觉悟，是多高呢？……她想着想着，睡着了。

天气多变化，上午，碧空万里，下午，黑云遮满天空，黄昏时，浙浙沥沥下开小雨了。

双根叔仰望天空，高兴地想：下雨，好极了！有利于夜里过鹭鸶河。他叫醒了小梅说：“快起来，我们赶路吧。”接着又嘱咐：“河对岸，有敌人的岗哨，守得挺严，注意过河时千万别弄出响声。”

两人离开了宽石缝，又上路了。

雨夜，一片漆黑。这时在陌生的大山里赶路，真的要特

别当心，要是一步就空了，闹不好会跌下山去。可双根叔象在白天一样，轻捷地大步直迈，走得挺快。小梅紧紧地跟着。当他们来到河边时，已经大半夜了。眼前出现一片湿漉漉的柔软的矮草，为了不暴露目标，小梅学着双根叔的样子，把身子贴在柔软的矮草上，没有丁点儿声音，匍匐前进。突然，小梅的左手碰到一只熟睡的长嘴鸟身上，这东西惯在水里捞鱼虾吃，一受惊动就会象鸭子一样拚命呷呷乱叫。但它刚才撒翅膀要大叫，已经被小梅机敏地捏住脖子，当了俘虏啦。这会儿不能弄出一点响声，偏偏碰上这鬼玩意儿，小梅生气地正要使劲儿给扭死，双根叔把它的脖子紧紧地别到翅膀里，轻轻提过去了。

他们来到水边，双根叔把双枪挂到脖子上，一手抓着长嘴鸟，一手抓着小梅的胳膊，轻轻下了水。

河水静静地流着。越往前去河水越深，水流越急，弄得腿脚飘飘的。双根叔要照顾着小梅，还要把长嘴鸟拿好，不使它露出水面。小梅心里嘀咕：怎么不把它弄死扔了呢，带上它多碍事！忽然，两脚不着底了，小梅象青蛙那样游起来，才穿过激流，到达对岸河边。

咚咚脚步响，很快来近了，只听一个尖细的声音：“奶奶的，象是水响，是不是人？”

另一个四川腔：“个龟儿子的，你耳朵有毛病吧，哪来的哟，格老子的连长晓得得了，又要骂街。”

两个家伙越来越接近，十步、八步……双根叔将长嘴鸟紧

